

Patricia Highsmith

RIPLEY

RIPLEY UNDER WATER

〔美〕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著 傅玉安 译

水魅雷普利



上海译文出版社

水魅雷普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魅雷普利 / (美) 海史密斯(Highsmith, P.) 著;

傅玉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0

(海史密斯作品)

书名原文: Ripley Under Water

ISBN 978 - 7 - 5327 - 5853 - 1

I. ①水… II. ①海… ②傅… III. ①犯罪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7893 号

RIPLEY UNDER WATER by Patricia Highsmith

First published in 1991

Copyright © 1993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10 - 592 号

水魅雷普利

[美]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著 傅玉安/译

策划编辑/黄昱宁 责任编辑/王洁琼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76,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853 - 1/I · 3463

定价: 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71 - 85155604

汤姆站在乔治和玛丽的酒吧咖啡店内，手上端着几乎满满一杯的意式浓缩咖啡。他买过单，海洛丝的两包万宝路鼓鼓地塞在他的夹克口袋里。汤姆正观看着别人在玩的电子游戏。

屏幕上一名卡通机车骑士正飞驰进屏幕背景，这是道路两旁向前移动的栅栏造成的速度错觉。玩家操纵一个半轮形的方向盘，让骑士转弯超越一辆速度较慢的车，或像马一样跨越突然出现在路上的栅栏。倘若机车骑士（玩家）并未及时跨越栅栏，画面上便出现无声的撞击，一颗黑金星显示撞车，机车骑士命绝，游戏结束。

汤姆已观看过这个游戏许多次（据他所知，这是乔治和玛丽买来的所有游戏里最受欢迎的），但他从未玩过。不知怎地，他就是不想玩。

“不对——不对！”吧台内传来玛丽压过一片喧嚣的大喊声，她正和某位顾客争辩，八成是政治议题。她和她丈夫是死忠的左翼分子。

“您听我说，密特朗……”

汤姆突然想起乔治和玛丽不喜欢蜂拥而至的北非移民。

“喂，玛丽！两杯茴香酒！”说话的是胖乔治，衬衫长裤上罩了一件有点脏的白围裙，正在服务寥寥数桌喝着饮料、间隙吃着薯条和煮得较老的蛋的顾客。

点唱机正播放一首怀旧恰恰舞曲。

一枚无声的黑金星！观众发出同情的哀嚎。死了，一切终结。屏幕闪现阴魂不散的无声讯息：“投币投币投币”，穿着蓝色牛仔裤的工人乖乖地摸了一下口袋，掏出几枚硬币投进游戏机，游戏重新开始，体能处于最佳状况的机车骑士全力向前冲刺，巧妙地避开了出现在他车道上的一个桶，顺利地跳过第一道障碍。操控游戏机的男人很专注，决意要让他的骑士过关。

汤姆这时正在想海洛丝，想她的摩洛哥之旅。她想看看丹吉尔、卡萨布兰卡，也许还想看看马拉喀什。汤姆已经答应要陪她去。毕竟，这趟旅程和她以往的探险不同，不需要在出发前到医院去注射疫苗，而且身为她丈夫，他理应偶尔陪她远游。海洛丝每年总有两三次心血来潮想出门旅行，但不是每次都会付诸行动。汤姆目前没心情度假。时值八月初，正是摩洛哥最热的季节，而且每年此时汤姆喜欢和他亲手种的牡丹与大丽花相伴，喜欢几乎天天剪两三朵鲜花放在客厅。汤姆喜爱他的花园，而且也蛮喜欢恩立，那个帮他做粗活的杂工：论力气，大力士一个，但就某些工作而言，却不是个人才。

再来就是那对怪夫妻，汤姆私底下开始这么称呼他们。他不确定他们是否结了婚，当然这无关紧要。他觉得他们埋伏在这一带监视他。也许他们对他无害，可是谁知道呢？汤姆大约一个月左右之前第一次在枫丹白露注意到他们，当天下午他和海洛丝正在逛街购物：一对长相像美国人、看起来三十五六岁的男女朝他们走来，并用一种汤姆熟悉的眼神盯着他们，仿佛他们知道他的身份，说不定也知道他的姓名：汤姆·雷普利。这种眼神汤姆已经在机场见过好几次，但很少见，而且也不是最近的事。他猜想，一个人的照片若是上报之后，这种事就可能发生，可是汤姆的照片已经有很多年未出现在报纸上，这点他确定。自从莫奇森案之后他的照片就没上过报，而且那是大约五年前的事了——莫奇森，这人的血仍旧玷污着汤姆家的酒窖地

板，每逢有人注意到这血迹时，汤姆总推托说是葡萄酒渍。

事实上，汤姆记得这是葡萄酒加上血的混合渍，因为莫奇森当时是被葡萄酒瓶打中头部。一瓶汤姆挥舞着的玛歌红酒。

唉，那对怪夫妻。机车骑士撞车。汤姆转身带着空杯走向吧台。

那对怪夫妻中的男性有一头黑色直发，戴一副圆框眼镜，而那名女子一头浅棕色秀发，一张瘦长的脸蛋和一双灰或淡褐色的眼睛。当时盯着他们看的是那名男性，嘴角还挂着茫然空洞的微笑。汤姆感觉他可能以前见过那个男人，在希思罗或戴高乐机场，以一副“我认得你”的眼神盯着他。那眼神没什么敌意，但汤姆不喜欢。

后来汤姆又有一次看见他们在正午时分开车缓缓经过维勒佩斯大街，当时他正拿着一个长条形面包从面包店走出来（那天一定是安奈特太太的休假日，不然就是她正忙着准备午餐），那一次汤姆又看见他们盯着他瞧。维勒佩斯是个小镇，距离枫丹白露数公里。这对怪夫妻到这里来做什么？

汤姆推开他的咖啡杯组，一张红唇笑得灿烂的玛丽和头开始秃的乔治这时正好出现在吧台内。“谢谢。晚安，玛丽——乔治！”汤姆用法文大声说道，并报以微笑。

“晚安，黎普利先生！”乔治大喊，一手挥别，另一手倒苹果酒。

“谢谢您，先生，再见！”玛丽对着他喊。

汤姆快走到门口时，怪夫妻中的男性正好走进来，戴着圆框眼镜，一副老样子，而且似乎独自一人。

“雷普利先生？”他那粉唇又带着微笑。“晚安。”

“晚安，”汤姆说，同时继续朝门口走出去。

“我们——内人和我——可以请您喝一杯吗？”

“谢谢，我正要离开。”

“改天吧，也许。我们在维勒佩斯租了一栋房子，就在这个方

向。”他含糊地往北指了指，一张嘴笑得更开，露出了四四方方的牙齿。“看来我们会成为邻居。”

汤姆迎面碰上两个正走进酒吧的人，因而不得不退回酒吧内。

“我姓普立彻，名叫戴维。我正在枫丹白露的一所教育机构修课——欧洲商学院^①修课。我相信你知道的。总之，我租的房子是栋两层楼的白色建筑，附设花园和水池。我们爱上这栋房子是因为那个水池，天花板上的倒影——水影。”他咯咯笑。

“这样啊，”汤姆说，尽力让语气听来相当愉快，他这时已走出门口。

“我再打电话给您。我太太叫贾尼丝。”

汤姆勉强点头微笑：“好——好的。就这么办。晚安。”

“这一带的美国人并不多呢！”态度坚决的戴维·普立彻在他背后大喊。

汤姆暗忖，普立彻先生要找到他的电话号码可得费一番工夫，因为他和海洛丝早已设法不让电话号码登录在电话簿上。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汤姆心想，外表愚钝的戴维·普立彻——身高几乎和汤姆一样，体型稍壮一些——看来是个麻烦人物。是警察之类的人士吗？翻旧案？还是私家侦探，替——究竟替谁工作呢？汤姆想不出任何活跃敌人。一看到戴维·普立彻，汤姆就联想到“虚假”二字：虚假的微笑，虚假的善意，在欧洲商学院念书或许也是虚假的故事。枫丹白露的那所教育机构可能是个幌子，但事实上这个幌子这么明显，汤姆因此认为普立彻也许真的在那里学习某些课程。又或者他们两人不是夫妻，而是中情局（CIA）的搭档。汤姆纳闷，美国政府追他做什

^① INSEAD，1957年创校，1969年于枫丹白露创设校本部，2000年于新加坡设分校，目前在以色列及阿布扎比设有研究中心。

么？不是追讨所得税，他的所得税没出问题。莫奇森案吗？不对，那件案子早就已经结案，或者说已经撤案。莫奇森和他的尸体一起消失无踪了。迪基·格林利夫案吗？几乎不可能。连迪基的表弟克里斯·格林利夫偶尔也会寄给汤姆几张亲切的明信片，例如去年就从艾丽斯泉（Alice Springs）寄来。汤姆记得克里斯如今是一名土木工程师，已婚，目前在纽约州境内的罗彻斯特市工作。汤姆和迪基的父亲赫伯特的关系也很好，至少，他们会互寄圣诞卡。汤姆接近“丽影”对面那棵树枝稍微向路边弯的大树时，精神为之一振。有什么好担心的？汤姆将大门推开到让他刚好足以溜进去的宽度，并随手小心翼翼地轻轻把门关上，推上挂锁，再插上长门闩。

瑞夫斯·米诺。汤姆倏地停下脚步，鞋子在前院碎石路上滑了一下。又要协助瑞夫斯进行赃物买卖了，几天前瑞夫斯来过电话。汤姆经常发誓不再干这种勾当，然后又不知不觉接受瑞夫斯的请求。是因为他喜欢结交新朋友？汤姆短促地笑了一声，音量小得几乎听不见，然后以往常般几乎不会在碎石路上踩出声音的轻盈脚步继续迈向他家前门。

客厅的灯亮着，而且前门一如汤姆四十五分钟前出门时一样没上锁。汤姆进门并随手把门锁上。海洛丝坐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读一本杂志——大概是一篇和北非有关的文章，汤姆想。

“哈啰，亲爱的——瑞夫斯来过电话，”海洛丝抬起头来说道，同时甩了一下头将金发甩到脑后。“汤姆，你有没——”

“有。接住！”汤姆笑吟吟地将第一包红白包装的香烟丢给她，接着再丢第二包。她接住了第一包，第二包打中她的蓝衬衫前襟。“瑞夫斯有什么急事（pressing）吗？Repassant——熨衣服——bügelnd？^①”

^① pressing 可表示“急迫”或“熨衣服”，在此处为双关语，repassant 和 bügelnd 分别为法文与德文“熨衣服”之意。

“哦，汤姆，别闹！”海洛丝说，一边点燃打火机。汤姆认为她其实喜欢他的双关语，但她永远不会开口承认，也几乎不会允许自己会心一笑。“他会再打来，但可能不是今天晚上。”

“有人——嗯——”汤姆住了口，因为瑞夫斯从来没和海洛丝详谈，而且海洛丝也明白表示对汤姆和瑞夫斯所做的事情没兴趣，甚至感到无聊。这样比较安全：她知道得愈少愈好，汤姆猜想海洛丝的想法如此。谁说这样不对呢？

“汤姆，我们明天去买机票——到摩洛哥去的。好吗？”她先前抱着光脚丫像只自在的小猫般坐在黄色丝面沙发上，此刻她用淡紫色的眼睛冷静地看着他。

“好——好。好的。”他提醒自己，他答应过她。“我们先去丹吉尔。”

“好啊，亲爱的，然后我们从那里再继续旅程。去卡萨布兰卡——当然。”

“当然，”汤姆复述了一遍。“好，亲爱的，我们明天去买机票——到枫丹白露去买。”他们一向是去枫丹白露一家旅行社买机票，他们认识那家旅行社的员工。汤姆犹豫了一下，随即决定现在把事情说出来。“宝贝，你记得那对夫妻——有一天我们在枫丹白露人行道上遇见的那一对看起来像美国人的夫妻？当时他们朝我们迎面而来，而我事后说那个男的一直盯着我们看的那对？戴眼镜的黑发男子？”

“我想——记得。怎么了？”

汤姆看得出来她记得。“因为他刚刚在酒吧咖啡店和我聊了一下。”汤姆解开夹克的纽扣，两手插进裤袋。他一直站着。“我不喜欢他。”

“我记得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头发颜色比较浅。他们是美国

人吧？”

“总之，他是。嗯——他们在维勒佩斯这里租了一栋房子。你记得那栋有——”

“真的？在维勒佩斯？”

“是的，亲爱的！那栋水池的水会倒映在天花板的房子——客厅的天花板？”他和海洛丝之前看到那白色天花板上波动如水、栩栩如生的椭圆形时大感惊讶。

“是的，我记得那栋房子。两层楼的白色建筑，壁炉不怎么好看。离葛瑞他们家不远，对吧？”

“和我们去的某个人本来想买这栋房子。”

“对，没错。”一个不算熟的朋友认识的一个美国人想在离巴黎不太远的地方找一栋别墅，请汤姆和海洛丝陪他看附近的几栋屋子。他一栋也没买，至少没在维勒佩斯近郊买。那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哦——言归正传，那个戴眼镜的黑发男子打算和我或和我们亲近，我可不准他这么做。只因为我们说英语或美语，呵呵！他好像和欧洲商学院有关——枫丹白露近郊的那所大学。”汤姆补充道，“首先，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而且他为什么感兴趣？”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太过在意这件事，他沉着地坐了下来。此刻他坐在一把直背椅上，隔着咖啡桌与海洛丝正面对面。“戴维和贾尼丝·普立彻，他们的姓名。要是他们想尽办法打了电话过来，我们——要客气，但说我们很忙。行吗，亲爱的？”

“当然行，汤姆。”

“假如他们胆敢上门按铃，不要让他们进来。我会警告安奈特太太，你放心。”

平时冷静的海洛丝这时紧蹙眉头，沉思了起来：“他们怎么了？”

这问题问得如此直率，汤姆不禁浅浅一笑。“我有一种感

觉——”汤姆欲言又止。他通常不会将他的直觉告诉海洛丝，可是这次他告诉她或许是保护她。“我觉得他们不大正常。”汤姆朝下瞥了地毯一眼。什么是正常？汤姆答不上来。“我觉得他们没结婚。”

“那——又怎样？”

汤姆大笑，伸手去拿咖啡桌上那包蓝色包装的“吉普赛女郎”（Gitanes）香烟，用海洛丝的登喜路打火机点燃一根。“你说得对，亲爱的。可是他们为什么监视我？我不是告诉过你，说我想我记得同一个男人，也可能是同一对夫妻，不久前在某个机场盯着我瞧？”

“不，你没跟我说，”海洛丝说，语气肯定。

“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事很重要——但我只是建议我们要客气——而且保持距离——万一他们借机接近的话。好吗？”

“好，汤姆。”

他露出微笑。“在这之前也出现过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不是大问题。”汤姆站起来，绕过咖啡桌拉起海洛丝伸出来的手。他拥抱她，闭上眼睛，享受她秀发与肌肤的芳香。“我爱你，我想保护你安全。”

她笑了起来。他们彼此松开了怀中的对方。“丽影看起来很安全啊。”

“他们无法涉足这里的。”

2

翌日，汤姆和海洛丝到枫丹白露去买机票，他们本来订了法国航空，结果却买了摩洛哥皇家航空。

“这两家航空公司关系密切，”旅行社的一名年轻女职员说，这人对汤姆来说是新面孔。“明泽饭店，双人房，三个晚上是吧？”

“明泽饭店，没错。”汤姆用法语说。倘若玩得愉快，他们可以多留一天或多待几天，这点汤姆确定。

海洛丝去附近一家商店买洗发水。在旅行社女职员开票的这段漫长时间里，汤姆不知不觉瞄着旅行社门口，并发现自己正隐隐约约地想着戴维·普立彻。然而他并不真的预期普立彻会走进来，普立彻和他的另一半不是正忙着布置租来的房子吗？

“您以前去过摩洛哥吗，雷普利先生？”女孩笑容可掬地抬起头来问他，同时将机票塞进大信封袋内。

她在乎吗？汤姆怀疑。他客气地回了一个微笑。“没去过。我很期待。”

“回程日期开放。所以假如你们爱上了那个国家，你们可以待一阵子。”她把信封连同第二张机票一起递给他。

汤姆事先已经签了一张支票。“好。谢谢您，小姐！”

“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汤姆朝门口走去，门口左右两边的墙上贴满了五颜六

色的海报——大溪地，湛蓝的海洋，一艘小帆船，还有——找到了！那张汤姆每见必笑（至少笑在心底）的海报：普吉岛，汤姆记得这是泰国的一座岛，他曾经费力地查了一下普吉岛的资料。这张海报上也有湛蓝的大海，黄色沙滩，一棵经过多年风吹而朝海面倾斜的棕榈树。一个人影也没有。“一整天——或是一整年都不如意吗？来普吉岛吧！”可能是引诱游客的一个好宣传，汤姆暗忖。

海洛丝说过她会在店里等汤姆，因此汤姆在人行道上左转。那家店坐落在圣皮耶教堂的另一侧。

那——汤姆真想咒骂一声，但他反而咬紧舌尖——在他前方，朝他迎面走来的正是戴维·普立彻和他的——情妇？汤姆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先看见他们（时值正午，午餐时间），但不到几秒钟这对怪夫妻就注视着他。汤姆转移目光，向前直走，懊悔装着机票的信封依然在他左手上，从他们的方向看得见他的左手。普立彻夫妇会注意到这个信封吗？一旦他们确定他会出门一阵子，他们会在经过丽影的那条路上徘徊，找出通向它的巷子吗？或者他是莫名其妙担太多心了？汤姆快步疾走，“梦露思”的金色窗户已在眼前，只剩最后几米了。踏进梦露思开着的门之前，他驻足回头观望那对怪夫妻是否仍盯着他，或甚至晃进了旅行社。什么事也吓不了他，汤姆告诉自己。他看见普立彻穿着蓝色运动上衣的宽肩膀正好在人群上方，还看见他的后脑勺。显然，怪夫妻正经过那家旅行社。

汤姆走进“梦露思”的香气中，海洛丝正在那里和一个汤姆忘记其姓名的友人聊天。

“哈啰，汤姆！弗朗索瓦丝——你记得吗？贝特林夫妇的朋友。”

汤姆不记得，但假装记得。无所谓。

海洛丝买好了东西。向弗朗索瓦丝道了声再见后，两人离开“梦露思”。海洛丝说弗朗索瓦丝在巴黎念书，而且也认识葛瑞夫妇。安

东和艾格妮斯·葛瑞是他们的老友兼邻居，住在维勒佩斯北区。

“你看起来一脸担忧，亲爱的，”海洛丝说，“机票没问题吧？”

“我想没问题。饭店订好了，”汤姆拍拍他露出机票一端的夹克左边口袋说。“去‘黑鹰’吃午餐吗？”

“啊——对哦！”海洛丝开心地说，“Sure（当然）。”

他们本来就计划到“黑鹰”吃饭。汤姆非常喜爱听她带着口音说“sure”，所以他不再提醒她“surely”才是正确用词。

他们坐在露台于艳阳下享用午餐。服务生和领班都认识他们，知道海洛丝喜欢白葡萄酿成的白酒、比目鱼排、阳光和色拉（可能是莴苣色拉）。他们聊起畅快的事情：夏天、摩洛哥皮包。也许买一个黄铜或红铜水壶？有何不可呢？骑骆驼？汤姆头晕了。他想，他以前骑过一次，或者那是动物园里的大象？突然在离地面好几码的高度（若是他失去平衡，一定会摔落地面）被摇来晃去，实在不对他的味儿。女人却爱死了。女人是受虐狂吗？分娩是禁欲式的忍痛？那样说得通吗？这些都相互印证吗？汤姆咬着他的下唇。

“你心神不林，汤姆。”她把“宁”发成了“林”。

“没有。”他断然说道。

接下来到用餐完毕至开车回家的一路上，他都故作镇静。

他们大约两周后要出发前往丹吉尔。一个名叫帕斯卡尔的青年——杂工恩立的一个朋友，会和他们一起搭他们的车去机场后再把车开回维勒佩斯。帕斯卡尔以前也这么送过他们一次。

汤姆拿了一把圆锹到花园去，也用手除草。他换上了他喜欢的李维斯（Levi's）牛仔裤和防水皮鞋。他把杂草丢进装堆肥用的塑料袋，然后开始摘除枯萎的花朵，就在这时安奈特太太从后院阳台的落地窗口喊他。

“汤姆先生？您的电话！”

“谢谢！”他一边走一边喀嚓一声合上剪刀，将剪刀丢在阳台上，随即接起了楼下的电话。“喂？”

“喂，我是——你是汤姆吗？”听起来像是年轻人的声音问道。

“我是。”

“我从华盛顿特区打来的。”电话里出现仿佛从水中发出的“喔啾啾伊”的杂音。“我是……”

“你是谁？”完全听不清楚对方声音的汤姆问，“别挂断，好吗？我用另外一部电话接。”

安奈特太太正在客厅内的饭厅使用吸尘器，距离远得不会影响正常的电话交谈，但这通电话可大受影响。

汤姆接起了楼上他房间的那部电话。“喂，我回来了。”

“我是迪基·格林利夫，”年轻人的声音说，“记得我吗？”咯咯笑声响起。

汤姆有股冲动想挂电话，但冲动并未持久。“当然记得。你人在哪里？”

“华盛顿特区，我说过了。”这时声音听来有点像假音。

汤姆暗忖，这骗子假得太夸张了。是个女人吗？“有意思。观光吗？”

“呃——经历过水底那场遭遇之后，这你记得的——或许——我的身体状况没有好到可以进行观光活动。”一声虚假的呵呵笑。

“我——我——”

电话那头一时骚动起来，电话几乎切断，一声喀嚓，声音又恢复。

“……被救活了。正如你所见。哈哈，往日时光依然点滴在心头，呃，汤姆？”

“哦，是，确实是。”汤姆答道。

“我现在坐轮椅，”电话那头声音说道，“无法复原——”

电话里出现更多杂音，哗啦哗啦的像是一把剪刀或更大的东西坠落的声音。

“轮椅倒了？”汤姆问。

“哈哈！”几秒停顿。“不是。我刚刚是说，”年轻的声音镇定地继续说，“对自主神经系统造成无法复原的损伤。”

“这样啊。”汤姆客套地说，“很高兴又听到你的消息。”

“我知道你住哪里。”年轻的声音说，刻意拉高“住”这个字的音调。

“我想是——既然你电话都打来了，”汤姆说，“我真心祝你身体健康——早日康复。”

“你是该祝福我的！再见，汤姆。”说话人匆匆挂上电话，大概是要打断忍不住的咯咯笑声。

唉，唉，汤姆心想，同时发现自己心跳比平常快速。因为愤怒？惊讶？不是害怕，汤姆告诉自己。他直觉地认为那个声音可能是戴维·普立彻的女伴的。还可能是谁的？目前他想不出第二人。

真是低级又可怕的——玩笑。汤姆心想，神经病，老掉牙的手法。可是是谁呢？又为了什么？那真是通从国外打来的电话，还是谎称？汤姆不确定。迪基·格林利夫。他麻烦的开端，汤姆思忖。他杀害的第一人，也是他唯一后悔下手的，真的，这是他唯一感到遗憾的罪行。迪基·格林利夫，住在意大利西岸蒙吉贝罗的一个富有（当年算是）的美国人，待他如友，热情款待他，汤姆尊敬他，仰慕他，其实，也许过分仰慕。后来迪基和他唱反调，汤姆痛恨这点，于是未经周密计划，趁有一天下午两人单独划小船出海时汤姆拿起船桨打死了迪基。死了吗？当然这么多年来迪基一直是个死人！汤姆绑了颗石头在迪基的尸体上，并把尸体推出小船外，尸体沉入大海，而且——

唉，这些年来迪基的尸体都没浮出水面，如今又怎么可能浮出来呢？汤姆在他房间踱来踱去，眉头深锁，两眼凝视着地毯。他知道自己有点反胃，于是做了一下深呼吸。不对，迪基·格林利夫已经死了（反正那个声音也不像是迪基的），尽管他接收了迪基的身份，用了迪基的护照一阵子，但他很快便停止这项举动。迪基那份由汤姆手书的非正式遗嘱也通过检验。因此，是谁胆敢重提这件事？是谁知道或十分在意这件事，于是着手查探他过去和迪基·格林利夫的关系？

汤姆必须屈服于他的反胃感了。一旦汤姆认为他快吐了，他就无法抑制，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形。汤姆伏在掀起盖子的马桶座上面，幸好只吐了一点液体，但是他的胃痛了几秒钟。他冲了马桶，然后到盥洗台前刷牙。

汤姆暗想，该死的混蛋，管他们是谁。他觉得刚才有两个人在电话在线，两人并未同时发声，而是一个说一个听，因此嘻嘻哈哈。

汤姆下楼在客厅遇到安奈特太太，她手上拿着一盆大丽花，花瓶里的水她可能已经换过。她用抹布擦拭花瓶底部，再将花瓶放回餐具柜。

“我要出门半小时，安奈特太太。”汤姆用法语对她说，“万一有人打电话来就这么说。”

“是的，汤姆先生。”她答道，然后继续手边的工作。

安奈特太太已经替汤姆和海洛丝工作了好几年。她的卧室和浴室在丽影正门进来左方，她还有个人专属的电视机和收音机。厨房也是她的势力范围，和她的地盘以一条小走廊相通。她是诺曼底人，浅蓝色的眼睛，眼角下垂。汤姆和海洛丝很喜欢她，因为她喜欢他们，或者似乎是喜欢他们。她在镇上有两个交情很深的好友，珍娜薇和玛丽-路易太太，两人也是管家，三个人似乎在休假日轮流到彼此家中看晚间电视。